

八十天环游地球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



Jules Verne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胡小跃 译

八十天环游地球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胡小跃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十天环游地球 / (法) 儒勒·凡尔纳著; 胡小跃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201-10543-7

I. ①八… II. ①儒… ②胡…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39724号

八十天环游地球

BA SHI TIAN HUAN YOU DI QIU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hs.com
电子信箱	tjrmchs@126.com

产品经理	李 静
责任编辑	张 璐
特约编辑	苏 一
装帧设计	裴峰南

制版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8.75
印 数	1-10,000
字 数	180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1-64386496)

CONTENTS 目录

1. 主仆初识	001
2. 理想的工作	007
3. 大赌局已设	011
4. 路路通惊呆了	019
5. 一支名为福格的新股票	024
6. 菲克斯守株待兔	028
7. 然而查护照并没有什么用	033
8. 路路通似乎话多了点	037
9. 红海和印度洋	042
10. 神庙丢鞋	049
11. 天价坐骑	055
12. 穿越密林, 以及..... ..	065
13. 幸运眷顾勇敢者	073
14. 恒河河谷	081
15. 钱袋子再受大损失	088
16. 菲克斯假装不知	096
17. 从新加坡到香港	102
18. 各怀心事	109
19. 路路通赤胆忠心	114

20. 短兵相接	123
21. 差点落空的奖金	131
22. 口袋里可不能没有钱	140
23. 路路通的鼻子长又长	147
24. 横渡太平洋	154
25. 选举日，在圣弗朗西斯科	161
26. 横穿美国	169
27. 火车上的摩门教历史课	175
28. 这里不欢迎理性建议	182
29. 意外层出不穷	192
30. “我责无旁贷”	200
31. 警探也有大贡献	208
32. 与厄运正面交锋	215
33. 什么也难不倒福格	221
34. 路路通的刻薄话	230
35. 遵命照办	234
36. 福格股票大涨	241
37. 除了幸福，什么也没得到	246
注释	250
译后记	257

1. 主仆初识

1872 年，伯林顿塞维尔街 7 号住着一位费雷亚斯·福格先生，他是伦敦改良俱乐部最引人瞩目也最特别的成员之一，尽管其本人似乎刻意保持低调。

1814 年谢里登¹就是在这栋房子里去世的，如今费雷亚斯·福格接替了那位让英国人引以为荣的伟大演说家，成了这座宅子的主人。这是一个神秘人物，人们对他的底细一无所知，只知道他风度翩翩，是英国上流社会最英俊的绅士之一。

据说他看起来有点像拜伦——当然指的是脑袋，因为他的脚没有任何毛病²——但这是一个长着小胡子和颊髯的拜伦，一个镇定自若的拜伦，好像活到一千岁也不会老。

福格当然是英国人，但也许不是“老伦敦”。因为从来没有人曾在证券交易所或银行里见到过他，他也没有在城里的任何商行中出现过；伦敦的船坞和码头从来不曾停泊过船东为费雷亚斯·福格的船只；这位绅士没有在任何行政机构任职；无论是在律师会还是在律师学院的内院、中院、林肯院或格雷院³，都没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也没有在大法官法院、王座法院、财政审计法院和教会法

院打过官司；他既不办厂也不经商，不做买卖也不务农；没有参加大不列颠皇家学会，也没有参加伦敦学会、手工艺人学会、罗素⁴学会、西方文学学会和法学会，不属于由女王陛下直接领导的艺术与科学联合学会。

总之，他不属于英国首都遍地都是的众多协会中的任何一个，包括口琴协会和主要为消灭害虫而成立的昆虫协会。

福格只是改良俱乐部的一个成员，仅此而已。

有人会感到奇怪，问，一个如此神秘的绅士，是怎么加入这个尊贵的组织的？回答是，是巴林兄弟推荐他入会的，他在巴林先生的银行里开有户头⁵。由于他的账户上总是有钱，支票见索即付，所以很有信用。

这个福格是否很有钱？那是当然的。可他是怎么发财的，连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也说不上来，只有问福格先生本人才知道。

总之，他从不挥霍，但也绝不吝啬，因为只要有什么崇高的、公益性的或者是慈善事业缺钱，他总是悄悄地甚至匿名地慷慨解囊。

没有人比这位绅士更不爱交际了，他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所以因沉默而显得更加神秘。不过，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都一丝不苟地做同样的事情，这就让那些好奇心得不到满足的人难免胡乱猜想。

他外出旅行吗？可能，论起世界地理，谁都没有他那么熟悉，再偏僻的地方他也知道得一清二楚。有时，俱乐部就几个失踪或迷路的旅行者的事半天也说不清楚，可他几句话，简洁明了，就澄清

了事实真相。他能一针见血，说的话往往准得很，事情的结果最后也经常证明他是对的。这个人一定是行遍天下——至少是在想象中。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福格已经很多年没有离开伦敦了。那些有幸比别人对他更熟悉一点的人信誓旦旦地说——除了每天径直从家里去俱乐部——谁也不能说在别的地方看到过他。他唯一的消遣是看报纸和玩惠斯特牌⁶，这种安静的游戏很适合他的性格。他常常赢，但赢来的钱从来不放进口袋，而大多都用来做慈善。而且，必须指出，福格先生显然是为了消遣而打牌，不是为了赚钱。游戏对他来说也是一场斗争，与困难较量，而这种斗争不需要动得太厉害，不必来回颠簸，也不会太累，所以很对他的脾气。

福格没有妻子和孩子——这对一些太老实的人来说是时有发生；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就比较罕见了。费雷亚斯·福格独自居住在塞维尔街的那个寓所里，谁也没有进去过。里面的情况，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一个仆人伺候他就够了。

他非常准时地在俱乐部用午餐和晚餐，总坐在同一个餐厅的同一张桌前；他从来不款待会友，也不请陌生人吃饭，他每天准时离开俱乐部，午夜12点到家睡觉。他从来不用改良俱乐部为会员提供的舒适房间。每天24个小时，他有10个小时在家，不是睡觉，就是梳洗。

他要是散步，也总是一成不变地迈着相同的步伐，在铺着雕花地板的前厅散步，或在回廊里走来走去。回廊好像由20根爱奥尼亚式红斑岩圆柱支撑，上方有蓝玻璃圆顶。

晚餐和午餐由俱乐部的厨房、食品储藏室、配膳室、水产和奶品组为他提供美味的食品。俱乐部里的侍者穿着黑色的礼服和厚羊毛底鞋子，不苟言笑，端着特制的瓷器餐具，下面垫着萨克森产的精美餐巾。为他盛雪利酒、波尔图葡萄酒和混合着桂皮、香蕨和肉桂的浅红葡萄酒的，是俱乐部特别定制的绝版水晶酒杯。而给他的饮品保持清凉、以保证最佳口感的，是俱乐部里的冰块——那是从美洲的湖泊高价运来的。

如果说按这种方式生活的一定是个怪人，那就得承认，怪也有怪的好处！

塞维尔街的那栋房子算不上豪华，但很舒服。而且，由于房客的习惯一成不变，伺候起来也比较简单。不过，福格要求他唯一的仆人严格按程序做事，要准确准时。就在10月2日那天，福格辞退了詹姆斯·福斯特，那个仆人本应给他端来华氏86度的剃须水，却端来了84度的。这个倒霉鬼现在正在等待接替者呢！新来的仆人应该在11点至11点半之间到。

福格端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双脚并拢，就像在接受检阅一样，他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体挺得笔直，仰着头，看着挂钟的指针慢慢移动——那个挂钟复杂极了，不但能显示时、分、秒，还能显示年份、月份以及日期。

11点半的钟声一旦敲响，福格先生就应该按惯例出门去改良俱乐部了。

就在这时，有人敲响了福格所待的那个小客厅的门。

詹姆斯·福斯特，就是那个即将被辞退的仆人出现在门口，通报说：“新仆人到。”

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走了进来，向他鞠了一躬。

“您是法国人？叫约翰？”福格问。

“对不起，先生，我叫‘让’，”新来者回答道，“我叫‘让·路路通’⁷，别人只叫我后面这个绰号，它很好地说明了我解决问题的天赋。先生，我觉得自己是个正直的人。说实话，我从事过许多职业，当过流浪歌手、马戏演员，像莱奥托那样翻过跟头，像布隆丹⁸那样走过钢丝，之后成了体操教练，以充分发挥我的才能。最后，我在巴黎当了消防队的中士，甚至还救过大火，这在我的档案上都有记载。我5年前离开法国，想过居家生活，就来英国当仆人，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福格先生是联合王国最准时、做事最严谨、最深居简出的人，便想来投靠先生，希望能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生活，直到忘掉‘路路通’这个名字……”

“‘路路通’这个名字我喜欢，”绅士回答说，“你是别人推荐给我的。我详细了解过你的情况。你知道我的要求吗？”

“知道，先生。”

“好。你的表几点了？”

“11点22分。”路路通从衣服的小口袋里掏出一个大银表。

“你的表慢了。”福格先生说。

“请先生原谅，可这是不可能的啊！”

“你的表慢了4分钟。没关系，知道慢几分钟就可以了。好了，

从现在开始，1872年10月2日星期三的上午11点29分起，你就是我的仆人了。”

说完，福格站起身来，左手拿起帽子，动作机械地扣在头上，没有再说一句话就出门而去。

路路通听到临街的大门响了一声：这是他的新主人走出去了；然后又听到大门响了第二次：他的前任詹姆斯·福斯特也走人了。

塞维尔街的那个寓所就只剩下了路路通独自一人。

2. 理想的工作

“说实话，”路路通起初有点惊讶，心想，“我在蒂索夫人那里见到的那些‘绅士’也比这位新主人有生气！”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蒂索夫人的绅士其实是些蜡像，在伦敦颇受欢迎，它们惟妙惟肖，就差会说话了。

刚才，在见到福格的短短几分钟里，路路通已经迅速但仔细地打量了一番他未来的主人。这个男人应该四十岁上下，仪表堂堂，身材高大，略有发福，但并不影响体形；金发颊髯，额头光亮，脑门没有皱纹，脸色略显苍白，一口漂亮的牙齿。

他似乎达到了面相师所谓的“寓静于动”的最高境界，这是那些做多过于说的人的共同才能。沉着冷静、目光澄澈、不动声色，这是在联合王国常见到的那种平静安详的英国人的杰出典型。安杰莉卡·考夫曼⁹曾用她的笔绝妙地还原了这种有点学究的神态。从他的言行举止来看，这位绅士的各个方面都很完美，为人稳重，就像勒鲁瓦¹⁰或恩肖¹¹的计时仪一样准确。确实如此，福格简直可以说是一丝不苟，这从他“手脚的表情”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在人的身上——动物也是如此，四肢本身就能表达感情。

福格属于那种像数学般准确的人，做事从来不慌不忙，永远有备而来，从不浪费自己的每一步和每个动作。他不会多走一步，总是抄最近的路；他不会望着天花板空想，也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从来不曾见到他激动或慌乱。他是世界上最不慌不忙的人，可总是准时准点。不过，大家都知道，他是独身，所以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他知道生活中难免跟人摩擦，而跟人摩擦就会耽误时间，因此尽量不跟别人发生摩擦。

至于“让”，也就是路路通，那是一个地道的巴黎人，到英国已经5年，在伦敦给人当跟班。他一直想找个能够依附的主人，可没能如愿。

路路通绝不是像弗隆丹或马斯卡里尔¹²那样装腔作势、不可一世、目中无人、滑稽粗鲁之流。不是的，路路通是个正直的小伙子，一副可爱的样子，嘴唇有点突，好像随时准备品尝什么东西或亲一下什么人。他温柔殷勤，圆圆的脑袋很讨人喜欢，大家都愿意看到自己的朋友肩上扛着这样的脑袋。他眼睛碧蓝，肤色明快，脸蛋胖得自己都能瞧见，而且肩宽体壮，肌肉发达，年轻时就练得一副好体魄，只是棕色的头发有点不听使唤。如果说，古代的雕塑家懂得用十八般武艺来塑造密涅瓦¹³的头发，路路通只知道一种：用粗齿梳子梳三下，头发就算打理好了。

再粗心的人也不会说这个开朗的小伙子和福格性格般配。路路通能成为主人所需要的那种做事一丝不苟的仆人吗？用用看吧！大家都知道，年轻时浪荡够了，年龄大了便渴望收心。听说英国人都

信循道宗¹⁴，谚语也说英国绅士遇事沉着，不慌不忙，他便来到英国讨生活。但直到现在，命运之神也没有好好眷顾他。他在哪儿都干不长，已经换了 10 户人家，每家的主人都神经兮兮、不可理喻，不是四处历险就是到处乱跑——这就不再适合路路通了。他的上一位主人——年轻的朗斯费里先生，是位议员，晚上常常泡在海市场路的“牡蛎酒吧”里，最后总是由警察背回家。路路通首先希望主人要值得尊敬，他斗着胆子，提了一些很有道理的意见，却遭到拒绝，于是辞职走人。就在这时，他拐弯抹角地得知福格先生正在物色仆人。他打听了关于这位绅士的情况。生活如此有规律，不熬夜，不旅行，甚至连一天也不去外地，还有比这更适合他的人吗？所以他便前来应聘，结果被留下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于是，11 点半的时候，路路通便独自待在了塞维尔街的那栋屋子里。他马上就开始巡视，从地窖一直检查到阁楼。屋子里整齐、洁净、朴素，井井有条，这让他很高兴。他觉得这就像一个美丽的蜗牛壳，但壳里很明亮，而且有煤气供暖，碳氢化合物足以保证家里的照明和暖气。路路通在三楼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仆人房，房间很适合他，可以通过电铃和通话管与夹层及二楼的房间联系。壁炉上面有一个电挂钟，和福格卧室里的挂钟时间完全一致，两个钟甚至在同一秒里同时敲响。

“太适合我了，太适合我了。”路路通心想。

他还注意到，他房间里的挂钟上面，贴着一张注意事项，这是每天的服务内容。他明白了——从早上 8 点，那是福格雷打不动的

起床时间，到 11 点半他出门去改良俱乐部用午餐——所有的服务细节，包括 8 点 23 分要喝茶吃烤面包片，9 点 37 分准备刮脸的水，9 点 40 分理发等；接着是从上午 11 点半到半夜 12 点（那是这位生活十分有规律的绅士的就寝时间），一切都有交代，都做了计划和安排。路路通高兴地看着这张日程表，想记住上面的各条注意事项。

至于先生的衣帽间，那里面的东西叠得整整齐齐，摆放得漂漂亮亮。每件长裤、上衣和背心都有顺序号，登记在一个来往账目簿上，标明根据季节的不同，这些衣裤哪天该穿，哪天不该穿。鞋子也服从同样管理。

总之，在塞维尔街的这栋屋子里——著名但不修边幅的谢里登住的时候，这里应该是乱透了——一切都安排得舒舒服服，表明房子的主人过着十分安逸的生活。家里没有书房，也没有书，因为这对福格先生没有用处，改良俱乐部有两个图书馆供他使用，一个收藏着文学书，另一个收藏着法律和政治类图书。卧室里有个中等大小的保险箱，其构造既能防火又能防盗。家里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狩猎或打仗的器具。屋里的一切都表明，主人爱好和平，没有动武的习惯。

仔细检查了屋子之后，路路通搓着双手，宽阔的脸上绽开了笑容，他高兴地重复道：

“太适合我了！简直是为我而安排的！我和福格先生会十分合拍。一个宅男，生活很有规律！简直是一台机器！我可不反对为机器效力！”

3. 大赌局已设

11 点半，费雷亚斯·福格离开了他位于塞维尔街的寓所，右脚在左脚前面迈了 575 次，左脚在右脚前面迈了 576 次之后，到达了改良俱乐部。那是一栋高大的建筑，位于帕玛尔区，建造费用不少于 300 万。

福格直奔餐厅，餐厅里有九扇窗，窗外是漂亮的花园。秋天了，花园里的树叶已经变黄。他在餐厅里自己的专座上坐下，餐具已经摆好，在那里等他。午餐有：一个冷盘；一条蒸鱼，浇着头等的雷丁酱汁；一块血红的烤牛排，配上蘑菇酱；一块大黄茎和青醋栗蛋糕；一块柴郡干酪——餐后再喝上几杯好茶，那是改良俱乐部特供的。

中午 12 点 47 分，这位绅士站起来前往宽大的客厅，那里布置得非常豪华，油画的画框高级而精致。一位侍者给他递上没有裁开的《泰晤士报》，福格自己把它裁开，这活儿虽然麻烦，但他动作熟练，表明他已经非常习惯做这件不太容易的事。这份报纸福格要一直看到 3 点 45 分，然后接着读下一份报纸——《标准报》，读到晚餐时间。晚餐跟午餐相同，只不过加了皇家不列颠酱汁。

5 点 40 分，这位绅士回到大客厅，埋头阅读《纪事晨报》。

半个小时后，改良俱乐部的各路会员纷纷进来，围着烧得暖暖的炭炉坐下。他们都是福格的老搭档、惠斯特牌发烧友：工程师安德鲁·斯图尔特；银行家约翰·苏里旺和萨缪埃尔·法伦丹；啤酒制造商托马斯·弗拉纳根以及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戈捷·拉尔夫。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富翁，受人尊敬，哪怕在这个不乏金融界和工业界顶尖人士的俱乐部里也不例外。

“哎，拉尔夫，”弗拉纳根问，“那个盗窃案怎么样了？”

“我看，”斯图尔特回答说，“银行只好自认倒霉吧！”

拉尔夫说：“恰恰相反，我倒认为能抓住那个盗贼。一些精干的警探已经被派往美洲和欧洲的各主要登陆港和出海港。那小子插翅难逃。”

“这么说，找到那个贼的蛛丝马迹了？”斯图尔特问。

“首先，那不是个贼。”拉尔夫严肃地说。

“怎么，偷了5.5万英镑现金的家伙还不是贼？”

“不是。”拉尔夫答道。

“这么说他是个企业家？”苏里旺说。

“《纪事晨报》坚信他是个绅士。”

说这话的正是福格。他从堆在身边的报纸当中抬起头来，向会友们点点头，大家也向他点点头。

他们所说的案件，就是英国各报都吵得沸沸扬扬的那件事，就发生在三天前，即9月29日。一大笔现金，多达5.5万英镑，在英格兰银行总出纳台的柜台上被人拿走了。